

# 印度阿达尼爆“政商共生”黑幕

廖省:林越

去年9月,印度首富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荣登“全球第三大富豪”,财富仅次于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斯。印度媒体马上大肆吹捧这位“亚洲首富”。

近日,他再次成为全球焦点人物。美国知名做空机构兴登堡(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题为《全球第三大富豪如何实施企业史上最大的骗局》共106页的调查报告称:“过去几十年里,阿达尼集团进行了厚颜无耻的股票操纵和财务诈骗计划。”

这“爆炸性”信息给阿达尼带来重击,集团市值蒸发超500亿美元。阿达尼坐不住了,怒怼兴登堡,称是“对印度的蓄意攻击”!如今,双方各执一词,子弹还在飞。

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兴登堡作为“做空机构”,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暗访”来揭露企业丑闻和内幕,从

而做空股价,获取厚利。报告中指出,阿达尼集团拥有7家上市公司,业务横跨多个行业。兴登堡提出88项指控,核心问题是集团在进行资本扩张时掩盖企业负债,通过境外空壳公司实施“财务欺诈、股市操控及洗钱”等不法行为。

报告揭发阿达尼的兄长维诺德·阿达尼,时常将集团资金在海外避税天堂“漂白”后投入股市,操控集团股价。由于实现这样的“洗钱”操作需要庞大且复杂的企业关系网;兴登堡称,维诺德及其他合伙人“至少掌握着28家空壳公司”。阿达尼集团内部其实已经出现巨大财务亏空,但一直通过违规手段保持账面稳定。“这就是一个纸牌屋。”“集团旗下7家公司的股票估值过高,至少有85%的下降空间。”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该报告引发印度股市恐慌抛售,阿达尼股价跌幅近20%,旗下7家单位股值蒸发480,大批股民遭

受损失。阿达尼于29日出具413页的回应,称兴登堡的报告没有“基于独立或新闻事实调查”,“充斥着将谣言渲染成事实的修辞性暗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无异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证券欺诈!”是对“印度和印度机构的独立性、诚信和质量”及“印度的增长故事和雄心壮志”的攻击。

双方不断大打口水战;阿达尼表示,正在考虑对兴登堡采取法律措施。而兴登堡回应称“十分欢迎”,“我们有一份长长的文件清单,会在法律调查过程中提供”。

1996年,阿达尼看准印度能源业私有化的机会,成立阿达尼能源公司,数年后成为煤炭巨头。2010年,他又斥资160亿美元买下澳大利亚卡迈克煤矿60年使用权,创下了印度海外投资之最。手握“巨矿”,阿达尼集团赚得盆满钵满,尤其是去年。

然而,惠誉旗下信贷研究机构去年8月警告

称,阿达尼集团“杠杆化严重”,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来扩大现有和新业务的投资。阿达尼大举扩张,给公司的信贷指标和现金流带来了压力,在最坏的情况下,集团可能会陷入债务陷阱,甚至出现违约。

据报道,阿达尼能扩张业务,离不开他背后的“靠山”。众所周知,阿达尼于2003年就赢得莫迪的好感,十年来在古吉拉特邦扎稳基础。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自此之后,阿达尼大张旗鼓地进军新能源产业和空运业,得到了大量来自印度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资金支持。在许多人看来,阿达尼生意顺风顺水,全靠这“老乡”的支持。

同时,印度政府对阿达尼事件的沉默引发争议。平民党议员桑杰·辛格说,围绕这个骗局,莫迪应该就其“亲密朋友”阿达尼表态。多名反对派人士表示,印度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必须对阿达尼展开调查。印度《Rediff网站》认

为,莫迪政府对待阿达尼事件态度暧昧。分析认为,政府是希望阿达尼的股价渐趋稳定后,事情就会平息。

印度《连线网站》评论,“阿达尼危机袭来,莫迪的纸牌屋岌岌可危吗?”阿达尼是莫迪政府和人民党领导层鼓吹的成功故事。莫迪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表示,阿达尼的崛起不仅与印度的崛起密切相关,更与他的愿景密切相关。舆论接连提问:“新德里会力挺阿达尼吗?若要救助阿达尼,反对党会同意吗?莫迪会付出什么代价?”

媒体于2月2日报道,阿达尼旗下企业股价再次暴跌,阿达尼企业暴跌28%,阿达尼港口下跌19%,其他三家上市公司触及跌停板,总市值已经蒸发860亿美元,资金也开始出逃印度股市。阿达尼股价拖累了印度股市,基准Nifty指数累计下跌近3%。

阿达尼集团遭做空一

事持续发酵,公司创始人阿达尼和莫迪的关系也被推向风口浪尖。阿达尼2月3日宣布,否认与莫迪的特殊关系。然而,美债出现了问题,华尔街开始准备货币周期的“薙羊毛”,印度可能成为搏杀对象,且看莫迪今年如何应对。

回顾2021年12月公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将印度定义为“贫穷且非常不平等的国家”,收入排名前1%的富豪占国民所得的22%。“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显示,2002年世界最富的500人中,印度有18位,但仅5位身价超10亿美元。到了2022年9月,最富的500人中有22位印度人,而他们的财富都超过50亿美元。

不算不知道,算了吓一跳,国际对印度“政商共生”的担忧确有根据。今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之最”,想起印度面对疫情的情况,忍不住为印度贫民捏一把汗!

## 两忘烟水里

### ——参加印华作协春节联欢侧记

雅加达:苏歌

熬过了三年疫情的防控,今天终于迎来了2023年印华作协的春节联欢,也是开放会所的第一天。

早上九点半,读到主持人杨思萍老师发到群组里的信息:“今日雅京,天不作美,细雨飘飘,寒风刺骨,三年不见,重逢之喜,文友一股热情,您能来吗?”我回了一条简讯:“如此盛会,岂容错过?”

回想起2020年11月24日,承蒙袁霓总主席邀约,有幸加入了印华作协寒暄闲聊群聊组,开始在群里与文友交流互动,收获匪浅。在群聊组发来的照片和两次的作协线上春节团拜会上看到文友的音容笑貌,可惜至今不曾见过真面目。然而,在疫情期间,机缘巧合,有幸与陈美缙、黄碧珍、黄益娘、黄素玉、白莉莉、林莉萍、刘帝辉等文友老师先后见了面。

一周前,在寒暄阁读到一则简讯,印华作协拟定于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开放会所,并邀请雅加达及环近的文友们前来春节联欢,请各位文友踊跃报名以计算人数。真是好的消息!

几天前,读到益娘姐发到群聊组的简讯,提及我将携带吉他自弹自唱,我没敢回应,因为当时还没报名参加。后来,碧珍姐也来电邀约,旋即想起主席也曾邀约待疫情过后来会所唱歌,而今有这么好的机会能拜见素未谋面的文友们,当然是非去不可!

处理好日常俗务,到会所时已十二点左右,文友们大都用过午餐,小白鸽文友也刚到,我们走去会所后边用餐。

经过第一排座位,与文友们打招呼,第一位是来自中国的文友,也是唱和诗的诗友,他说:“我是老顽童。”紧握双手:“幸会!幸会!”

第二位是燕飞翔大哥,我们经常有私信交流,也通过电话联系。第三位是新报总编辑李卓辉前辈,我报上名字,他今年86岁了,记忆力超强的,他记得我是来自廖省的。李总旁边的乍看之下我认不出来,下一位是益娘姐,她是拙妻表妹的邻居,已经很熟了。她提醒我认不出来的是陈美缙老师,我定睛一看,失声惊呼:“陈老师好!您太漂亮了!”

接下来是袁霓总主席,之前在2018年6月中旬白羽老师的告别礼上,已经见过面了,十分高兴见到她风采依旧,光彩照人!这时我提高声音向所有的文友拜年,认出第二排的谢来英文友,与她

握手问好!走到尾端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我的偶像于禛文友,她问我坐在她身旁的是谁?我脑袋有点懵,随口猜道:“是望西老师吗?”不对,灵光一闪,原来是久仰大名的于而凡文友!我和小白鸽进餐的时候,团拜节目正式开场了,应该有特别报道,这里恕不多述。

与杨叶青文友相见欢,很长时间没拜读到他的文章了,他说不用电脑打字。我说:“您可以用手写,我帮您转化为电子文件。”遗憾的是,他也不会玩手机,不知把手写的文稿发去报馆还会被接受采用吗?

聊起他的大作《夕阳下的琴声》,那是发布在2019年2月28日的国际日报副刊。他回忆起那篇文章,是他的亲身经历,某年某日,在雅加达西区多芒人行道上为拉小提琴的卖艺者代收小费而结交的故事。文章末尾这样写道:“我的临时配角的演出,也让我分享到了多元化社会的那种和谐与友爱,……我在遐想,如果社会多了一点爱,这个社会将变得多美好!”

人世间的“变”不是我们能够抗拒的,一切事物都会变,都在变,我们只能祈望明天会变得更好!

欣赏燕飞翔大哥与何淑慧文友演唱的《戏凤》,诙谐逗趣,赢得文友们热烈的掌声。尤其是淑慧的歌声真棒,悦耳动听,绕梁三日!她下台后,我走向前与她寒暄……

“恭喜新年好!请问您有唱粤语歌吗?”

“新年好!有啊!”

“想请您合唱一首《两忘烟水里》。”

她感到有点为难:“我现要去赶下一场团拜。”

我再三邀约:“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她终于含笑点头答应了。

还记得1988年,我任职的公司西瓜哇工厂附近的小镇芝里贡的大餐馆举办联欢会,那里有一台与我家里同型号的电子琴,我刚学会弹奏这首金庸先生名著《天龙八部》的片尾曲,当时是与采田水登台助兴。

淑慧是音乐老师,十分荣幸,今天能与她合唱这首歌。演唱结束,她笑着对我说:“这是第一次啊!”没想到第一次合作竟然这么默契,希望以后还有再次同台的机会。

回家路上,反复低吟歌词:“风中化成唏嘘句…他朝两忘烟水里。”文友们相聚于作协,不会相忘于江湖。

## 喝喝茶,谈谈情

### ——记癸卯兔年巴中校友跨届小茶聚

黄东涛(东瑞)

终于盼到这一天的到来。

像是漫天阴霾忽然在天际裂开一道细细的缝隙,让我们感觉有两句话是真的:人生没有跨不过去的槛,阳光总在风雨后;随着疫情的弱化和远去、防疫措施的简化和松绑,国泰民安的春雨也泽及了癸卯兔年,今年新春的喜悦感分外滋润。

颗颗跳动的心,都化为小鸟似的,飞出笼子。

三年多的疫情让大家紧守家舍,往昔的频繁聚会,仿佛已是前世的事;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缘分说来很奇特,同在一个校门进出,擦身而过却未必相识;几乎一甲子后再相逢于东方之珠,却因为同是巴中校友而彼此才相熟起来。当然,我们有过很类似的各种曾经:曾经先后骑单车经过芝利翁街拐向大芒果街驶进巴中校门;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最佳华校巴城(荷兰殖民时代,雅加达被称为巴达维亚)中学读中学,分在不同班;不少人如你我曾经在六十年代大时代浪潮的席卷下回国继续读书和建设;许多人后来移居香港,曾经辛苦地为生活、家庭继续打拼,终于立足;有人在事业上还会绘出美丽彩虹。

几年前,我们曾经为港岛各种聚会日夜协商,曾经在舞台上共举高歌友谊万岁;曾经一起举杯互道青春常驻,不见不散……三年疫情,让我们彻底感悟,万般皆为身外物,唯有身体的健康第一,生命和亲情才是人间最可贵的东西。珍惜当下最真,一切都不重要了。

静极思动。因此,当杨英辉学长在群组内发起搞一次茶聚的建议,很快获得大家的赞赏和响应。都说,我有空,有空,有空;可见大家多么盼望日日是好日,天天来饮茶啊。

1月27日上午11时,假座香港铜锣湾皇室堡五楼的稻香超级渔港酒楼,一次跨年届的校友茶聚圆满开始,出席的有杨英辉(58届)阮衍章(60届)林碧华(62届)黄东涛(东瑞,63届)蔡瑞芬(巴中媳妇)戴亚狮(63届)莫泽珍(65届)张瑞境(68届)陈丽娟(68届),共九人。

素有策略谋士雅称的杨英辉大哥,这次作为发起人、召集人,早就精选了酒楼大堂一个



前排左起:戴亚狮(63届)杨英辉(58届)张瑞境(68届)黄东涛(东瑞,63届);后排左起:阮衍章(60届)林碧华(62届)陈丽娟(68届)蔡瑞芬(巴中媳妇)莫泽珍(65届)

最佳位置——花团锦簇的舞台

前方的一张大圆枱,真的非常有心,多少考虑到一会儿拍大合照,就有个漂亮的大背景吧。他早已坐镇在一张大圆枱等候着大家。一向约会准时、自嘲为如影随形的龙凤胎——东涛、瑞芬远远就看到他,互相挥手致意;接着大家陆续来到,碧华、泽珍以前都是校友聚会的实干家、热心活跃人物,体态显见清减不少,老天真有情,依然保持了五十年不变的面容,精神状态尤其充沛奕奕,女生久别重逢,少不免轻轻相拥,无声已远胜千言万语;两位都是祖母级人士了,岁月多么有情啊。泽珍让我们看孙儿绕膝和全家福,幸福的微笑溢满脸容;碧华持家为乐、孙辈皆有所成,老怀大慰;瑞芬半年前家里增添小人类,晋升外婆,公司家庭两忙碌;自嘲不写最累的东涛(东瑞)带了2022年出版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和《快乐的金子》两本书赠送给大家;被誉为“巴中活字典”“巴中资料百科全书”的衍章戴帽进场,也见减肥有功,心系巴中,谈起出版《校园》系列往事并不如烟,怀旧思绪感染在座诸位。谈起疫情三年虽然减少了海外游客,但包月租下宾馆房间的依然络绎不绝,自然也面有得色;为人谦虚低调、慈善公益事业做了不知多少、被誉为中医药行翘楚、曾获特区政府颁发勋章的张瑞境维持了旧日不声不响、默默做事的性情,走进大堂,在座的都远远起立向他致意欢迎;大家都不会忘记他曾为促进巴中大团结而付出的宝贵努力。茶叙在新春气氛里无拘无束进行,亚狮和丽娟先后来到,亚狮夫妇是63届的领头人物,夫妇都笃信慈济,大家特地为他点了一盘斋菜;丽娟祖籍金门,与东涛瑞芬同乡,当年管理校友大聚会财政,人缘好,财源就滚滚而来,

屡建奇功。

席间,泽珍带来私家秘制的美味椰汁千层糕,手艺太巧,一尝之下,欲罢不能,几乎一扫而光;瑞境在中学虽然年届最小,事业却是做得最大;此番茶聚不但埋单,还想得周到,给大家一一派了兔年大红包。中医药、药行在这三年疫情中,大显神威,担当吃重角色,我们试问他一句:疫情有无影响到你从事的行业?果然,他说影响不大。真为他庆幸。谈话间,最令人感慨、感触和怀念的是英辉学长说起离世的丘安盛学姐及多位校友,他们没来得及等到末疫情期的喜相会,就匆匆赶赴无病无人的美好天堂,但毕竟还是令人遗憾惋惜;杨大哥还七情上面地回顾往昔巴中校友大聚会的种种,令人怀念、感慨和珍惜交织;瑞境说起侨界各种社团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客观、得体而中肯,让人听出耳肉。

各种情缘之中,亲情最割舍不断,那是与生俱来的血缘、一生一世的缘分;而校友情最是纯粹无私,不涉名利,不管贫富,就像古时候十年寒窗,同一屋檐下共读一样的课本,共对一位老师和黑板,如果男女生同班,也许还可以共做一次未必有结果但值得回味的豆芽初梦,谈一场山楂树式的恋爱。然后,我们怀着同样的理想,奔赴一样的诗和远方。

难得的一次茶聚,大家都不愿意散会,舍不得离座的无奈之下,其中几位有事先告辞。杨英辉学长与丽娟、泽珍、碧华继续坐定,协商更多校友的大型聚会,不觉酒楼窗外的夕阳已经徐徐落幕,繁华一都的万家灯火渐渐璀璨起来了。

我们好期待凤凰再起飞。

我们很希望举杯再高唱一首友谊天长地久。